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雅斯贝尔斯

JASPERS



[德] 维尔纳·叔斯勒 著
(Werner Schüßler)

鲁路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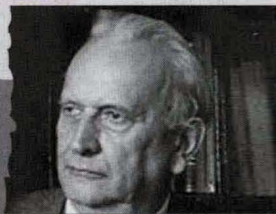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雅斯贝尔斯

JASPERS



[德] 维尔纳·叔斯勒 著
(Werner Schüßler)

鲁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斯贝尔斯/[德]叔斯勒著;鲁路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ISBN 978-7-300-09469-4

- I. 雅…
II. ①叔…②鲁…
III. 雅斯贝尔斯, K. (1883~1969)-哲学思想
IV. B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797 号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雅斯贝尔斯

[德]维尔纳·叔斯勒 (Werner Schüßler) 著
鲁路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6.8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5 0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哲学的“自我遗忘”	1
第一章	哲学与生平	5
第二章	哲学与科学的界限	31
第三章	哲学与宗教的界限	47
第四章	哲学的起源：临界境遇	63
第五章	哲学的方法：超越	76
第六章	哲学的真正“对象”之一：生存	89
第七章	哲学的真正“对象”之二：超越性	111
第八章	哲学的基本知识：大全本体论	135

第九章 哲学的真理	152
第十章 哲学与进步：技术	165
第十一章 哲学与权力：政治	177
第十二章 哲学的历史	189
结束语 世界上的哲学	199
附录一 雅斯贝尔斯著作	204
附录二 雅斯贝尔斯年表	214

导 言

哲学的“自我遗忘”

思想家不见得思想很多，而是始终盯住一种思想不放。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雅斯贝尔斯要寻找这样一种思想，并对它“一思再思”，这种思想会引入深入任何一种哲学思维的核心。

海德格尔认为——或者更准确地说——谴责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他的全部著作都围绕着这一思想，其核心是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始终在尝试，以全新的方式来阐述这种对存在的追问。

那么，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这样一种思想是什么呢？

雅斯贝尔斯思考的，不是存在的概念。正如人们可以用西方形而上学之“在的遗忘”这一提纲挈领的话语来概括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样，人们同样可以用哲学之“自我遗忘”这一提纲挈领的话语来概括雅斯贝尔斯的思想。

雅斯贝尔斯在其《马丁·海德格尔札记》(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 中讲道：“海德格尔讲的是‘在的遗忘’，而不是‘自我遗忘’——讲这两者都是对的，但强调此还是强调彼，是彼此不同的。”^[1]

雅斯贝尔斯在其出版于1962年的最后一部巨著《对照于启示的哲学信仰》(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angesichts der Offenbarung) 中写道：

哲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在今天已遗忘了自身，不再胜任自身的使命。它不再阐明人们的生命源泉，错失了依靠这种阐明便能承担起生活的那种思想。哲学不再在沉思当中捕捉自身的起源。这种情况出现在哲学沉溺于对象性的、虚拟的知识那种纯客观性，沉溺于无休止的、空洞的夸夸其谈之际。哲学思维会丧失伴随它而来的内在行动所具有的力量。做哲学思考的人不再全身心地投入沉思，他的思考不具有约束力。而思维的生命力会变得干枯贫瘠，即使它逻辑严密、

文才丰富。它不再是哲学了。^[2]

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是从各种角度出发接近哲学的。这些同归的殊途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什么是哲学？而且，由于哲学是人的事情，这个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但是，对人的追问并未演绎开来，雅斯贝尔斯并未形成真正的人类学或伦理学。对人的追问最终被归结为一个问题：何为哲学？

哲学遗忘了自身，它不复清楚自身为何，自身应当为何。难道它是智力游戏吗？它到底是“严格的科学”（埃德蒙特·胡塞尔语，Edmund Husserl），还是“科学性的哲学”（海因里希·李凯尔特、鲁道夫·卡尔纳普语，Heinrich Richert、Rudolf Carnap）？它是哲学的历史吗？它在历史上的各种形态均已出现，有些依然不绝如缕，但所有这一切恰恰不是构成哲学的东西，即使这一切总有可能成为哲学的因素。它们不是关键所在。关于“自我遗忘”的论点认为，哲学会在无关紧要的形态中虚掷光阴，得不到满足。

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难道我们要满足于认识对象性客体，将超出这之外的一切思想统统斥责为“空谈”、“梦呓”、“形而上学”吗？换句话说，难道我们要仅仅从事

科学，而不从事哲学，并多此一举地将哲学这一高贵的名义赋予那事实上只是科学、再无一千多年来的哲学的特点的东西吗？最好还是根据它的新颖内容而将它称为某种新颖之物：将它称为逻辑学、现象学、人类学。在这些名义下，人们事实上获得的，是科学性认识，即使这里面大多带有不限于科学的、隐蔽的哲学性的推动力。^[3]

雅斯贝尔斯反对那些不得不并越来越脱离对象性范畴的哲学。^[4]他重新赋予哲学以各种对象作题材，但这不是主旨，而是手段。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现其真正的“对象”，即生存（自由）与超越性（上帝）。

注释

[1] *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 hrsg. von H. Saner, München 1978 (3. Aufl. 1989), S. 191.

[2] *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angesichts der Offenbarung*, München 1962 (3. Aufl. 1984), S. 101.

[3] *Antwort*, in: P. A. Schlipp, *Karl Jaspers*, Stuttgart 1957, S. 789.

[4] *Provokationen.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 hrsg. von H. Saner, München 1969, S. 13.

第一章

哲学与生平

一位思想家的哲学想必是永远无法脱离他的生平的，因为一个人是如何首次接触哲学思想的、是何时首次接触哲学思想的，这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尤为专注哪些哲学家，这也是颇为重要的。因此，“哲学与生平”这一题目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是适用的。初步看来，这一题目所表达的，差不多总是些老生常谈。

但是，在有些思想家那里，哲学与生平的联系恰恰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其著作的意义。无疑，雅斯

贝尔斯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雅斯贝尔斯于1883年2月23日出生于北海沿岸附近的奥尔登堡（Oldenburg）。关于他那位后来做了银行经理的父亲，他说道：“他以身作则地以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力教会了我遵从理性与忠诚可靠的精神。”^[1]关于他那位出身“安土重迁的农民家庭”的母亲，他写道：“她以无限的慈爱关怀我与我的兄弟姐妹的童年，以及我们后来的生活，她以自己那无拘无束的性情鼓舞我们，以她那不拘泥于任何惯例的见识激励我们，振翅飞向自己的目标，并以她的智慧庇护我们。”^[2]

早在读人文中学时，雅斯贝尔斯就拒绝盲从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规定。多亏有他父亲，他很早就习惯于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对于自己看不出意义何在的事情，不一定非做不可，“即使对于那些本身便带有说服力的理所应当之事抱有敬畏之情，也是这样”^[3]。

中学毕业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和慕尼黑攻读了三个学期的法学，后来在柏林、哥廷根，以及回到海德堡攻读医学专业。1908年，他以博士论文《怀乡病与犯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作为见习科研助

理在海德堡心理诊疗所工作。1913年，他取得了心理学专业的授课资格，成为哲学系编外讲师。1922年，他在海德堡任哲学专业正教授。1937年，他被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国家剥夺教职，1945年，在美军占领当局的许可下，被重新授予教职。1948年，他接受巴塞尔大学的聘请，在巴塞尔大学授课，直至1961年退休。1962年2月26日，他于巴塞尔去世。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生涯所做的浮光掠影式介绍。

他的内心经历对我们更有启发性。他17岁时就在读斯宾诺莎（Spinoza）的著作。对此，后来他说道：“那时，他成了我关注的哲学家。”^[4]但是，雅斯贝尔斯当时还未想到要攻读哲学。他攻读法学的目的是做律师，参与实际生活。“那些同我尚不了解的社会生活相关的抽象概念令我失望，”雅斯贝尔斯承认道，“我研究诗歌、艺术、戏剧、笔迹学，总在忙其他事情，因精力分散而怏怏不快，又因对非凡之事尤其是艺术形成一些感受而满心喜悦”^[5]。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攻读医学。雅斯贝尔斯是这样解释自己迈出的这一步的：“凡有可能的，我都想了解；在我看来，医学开启了全部自然科学以及作为对象的人的最广阔的领域。作为医生，我能够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6]

开始时，他还听听哲学讲座，不久便作罢了，因为这些哲学讲座并不触及他所关心的事情。他解释说：“我厌恶哲学教授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既吹毛求疵，又自以为是。”^[7]

雅斯贝尔斯自童年起便患有支气管炎扩张与心机能不全症。这些病症影响了他的一生，构成他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不得不在患病的情况下度过一生。他的前景很糟，“患这些病的人最晚会在 30 岁时因全身化脓而谢世”^[8]。

但是，雅斯贝尔斯学会了同疾病共处。他虽然不能过健康人的正常生活，却寻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如果我要工作的话，”他写道，“我就要有受损的勇气，如果我要维持生命的话，我就要制订最为严格的生活作息，以避免受损。我的一生就是在这两极之间度过的”^[9]。疾病常常使得雅斯贝尔斯“陷入一丝忧郁”。“因为我想，很快一切都要完结了。”^[10]在他形成关于人生的临界境遇的学说时，这些体会肯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他 24 岁之际结识他后来的妻子格尔特鲁·迈耶尔（Gertrud Mayer）时，一切都变样了。她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雅斯贝尔斯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初

次会面的：

当我同她的兄弟一道，初次走进她的房间时，那一时刻是我无法忘怀的。她坐在一张大写字台旁，起身时还背对着进门的人。她慢慢合上一本书，向我们转过身来。我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觉得她那安详明快、毫不做作、毫无客套的举止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她有着最为纯洁的气质和高尚的心灵。我们的谈话很快便自然而然地转到生命的重大基本问题上来了，就好像我们相识已久一般。从最初这一刻起，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不可言说、出人意料的默契。^[11]

格尔特鲁·迈耶尔想必与众不同地分享了他的哲学。1910年，他们两人结婚了。

在此两年前，雅斯贝尔斯参加了海德堡心理诊所的工作，最初做实习医生，后来做见习助理；他患的疾病不允许他作正式助理。这些年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怀乡病与犯罪、智力测验、感官幻觉、狂想症，并以详尽的病症史为例论述病症过程。

1911年，出版商费尔迪南特·施普林尔（Ferdinand Springer）约请他写一本《普通精神病理学》（*Die*

Allgemeinen Psychologie)。“是到了做这项工作的的时候了。”^[12]精神病理学文献汗牛充栋，其内容在有些地方是如此之大相径庭，以至于人们无法再相互理解。“看起来就好像人们在说许多种语言似的。就连各个诊疗所的行话也彼此不同，似乎并不存在一种为所有研究人员共同接受的科学性精神病理学。”^[13]

雅斯贝尔斯试图将这种语言与方法上一团乱麻的状态整理得井井有条。他提出了“借比喻做描述这样一种方法的理论体系，而这通常是在人们的认识视阈之外的”^[14]。在这方面，埃德蒙特·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移情式理解方法令他获益匪浅。

雅斯贝尔斯清楚，人始终“就如同是开放着的”，人永远不限于他对自身的了解，而是超出他对自身所能了解的范围之外的。而据说要把人当作整体来加以理解的那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如果说人是可以认识的，那么这也不是说人本身是可以认识的，而是说人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是可以认识的。“任何一种对人的完整性认识都会表现出它的虚幻性，这种虚幻性产生于人们将某种认识方法提升为惟一的认识方法，将某种手段拔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手段。”^[15]

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中，雅斯贝尔斯试图将各种观点统一起来。他想在此书中明确：“人都知道什么，是如何知道它的，人不了解什么。”“这种批判性的基本观点在于，要认识清楚，一个可供研究的客观之物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呈现出来的。”^[16]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原则：“以人们借以获得认识的方法为线索，来阐发和整理认识，认识认识本身，并借此来澄清事实。”^[17]

后来，雅斯贝尔斯想必没有再进行自己的精神病理学研究，但他把自己的知识运用到了1922年出版的病理分析性著作《斯特林堡与凡·高》（*Strindberg und van Gogh*）中。

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遇到的不仅是赞誉，他的一位同事就对他提出了批评。后来，他的哲学总是一再受到这种批评：“您根本没有信念。这样搞研究是不行的。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就没有科学，有了理论才有科学。您是个相对论者。您摧毁了医学观点的稳定性。您是个危险的虚无论者。”^[18]雅斯贝尔斯只不过是消除关于存在的教条，以便批判地阐明做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至于理论会因此而陷入单纯比喻的无定论状态，则是显而易见之事。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其《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而在文德尔班（Windelband）身边取得了心理学专业授课资格。三年后，他在海德堡任心理学副教授。这意味着他投身大学的哲学圈子当中去了。由于身患疾病，他无法返回心理诊所。在这些年里，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甚至谢绝了一项聘任，即精神病学的一个教席。雅斯贝尔斯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由于患病而被迫违心做的事情，即最终选择哲学系，实际上引导我走上了自己天性使然的道路。”^[19]

这一时期，雅斯贝尔斯举办了关于性格与天赋的心理学讲座、关于经验心理学与历史上病态人格的讲座。而对于他进一步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坚信亚里士多德的话：“心灵就如同一切”，并在心理学名义下研究了人所能了解的一切。“因为在广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带有心理学的内容。”^[20]不久，他举办了有关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宗教心理学与道德心理学的讲座。这些讲座中的一个讲座开拓了他通向哲学之路。1919年，他以《诸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为书名，将这一讲座的内容付诸出版。

在1954年出版的该书第四版序言中，他谈到该书